

这部无IP、无大咖的电影，在豆瓣上被打到8.3分；新近热播的醒狮短视频中，有的时长不足一分钟，播放量过百万

《雄狮少年》：用电影呈现广州的文化符号

□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晓楠
图/受访者提供(除署名外)

2021年12月，动画电影《雄狮少年》上映。一个多月来，根植于南中国数百年的醒狮被置于聚光灯下。从央视到抖音，醒狮的热度上扬。

在广东人的日常生活中，醒狮无处不在。无论城乡，每逢节庆和开业，舞龙舞狮是必备仪式。过去三十年间，醒狮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来自历史深处的阵阵鼓点，回响着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2 近代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

从前，孙海鹏只知道舞狮是中国的文化符号，对它的认识比较模糊。因为电影制作，他开始研究舞狮，愈发体会到这项技艺的精湛。孙海鹏说：“醒狮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因为太熟悉了，没有多少人花时间深入了解它。”而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彭伟文已经在醒狮研究和写作上，断断续续花了二十年。

二十年前，彭伟文还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。因为一次机缘，这位地道的广州人随导师叶春生前往广州番禺沙坑村看醒狮，由此进入醒狮的世界。2021年8月，彭伟文的《关于广东醒狮的社会史考察》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。书中揭示了醒狮中与时代巨流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变。在时代前沿的珠三角，农民离开了土地，脱离了宗族。面临陌生的生活，新移民为习武傍身，也为相互照应，进入武馆，组织成新的群体。此时，醒狮的技艺是武馆的门面。而醒狮的传人，则是乡土中国转型



广州工人醒狮协会办公室 陈晓楠摄



赵伟斌(左一)和孙海鹏(中)等在平安大戏院与观众分享电影背后的故事

3 醒狮发生了由里及外的变化

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位于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一角，并不宽敞的正门悬挂着关山月的亲笔题字。要不是最近在门前绘上巨大的醒狮壁画，这里恐怕不那么容易找得到。2006年秋天，彭伟文来到这里，找到赵伟斌的父亲赵继红。就在这一年，广东醒狮毫无悬念地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。

协会成立于1985年，是时代的产物。1949年后，作为社会团体的武馆和西江行被工会替代，醒狮作为劳动者的业余活动，以企事业单位业余舞队的形式存续下来，并开始了新的传承之路。过去的醒狮重视师徒传授，以不同的武术流派为基础，因而步法纷繁。在完成官方的接待任务，赵继红从统一步伐开始，规范了醒狮的流程和动作，“迎宾舞”由此诞生。协会成立的翌年，他制定了一套规则，让醒狮的每个动作都有对应标准。

醒狮的后脑往往写着流派和团体名称，但醒狮协会的狮头上既没有流派，也没有协会名称。“不搞地盘，不设围墙。”在彭伟文的对话中，赵继红说。他从一开始就告诉过全部会员，要是

强调自己的流派，就不要加入协会。彭伟文认为，“迎宾舞”是醒狮的传承与自我改造的结果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广州醒狮走过的轨迹。

赵伟斌告诉记者，父亲连“赵家狮”都不提，因为“有派系就有争斗”，“舞狮是一种民间艺术，最多有南北之分，不该有以往武术常有的门派之争”。

到了赵伟斌一代人的手上，醒狮发生了由里及外的变化。如今在协会办公室悬挂数十个狮头大小不一。作为关键道具，狮头在近年减少了重量，以适应不同的人群，更有贴上LED灯或涂上荧光材料，用于晚上表演。

“别说一百年前，即便是三十年前的醒狮，也和今天大为不同。”赵伟斌说，今天最大吸引人的跳高桩也不过三四十岁就落下一身伤病。他们出了教材，针对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训练方法。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传承醒狮。

羊城晚报：技术的发展为醒狮带来了什么？
赵伟斌：现在的孩子，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，看到别人舞狮好看，他们就下载下来，学习人家是怎么舞的。以前可能不知道世界这么大，还有那么多高人。现在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收集到，加以学习和借鉴，不断地改进提升。但是，如果基本功没练好，很容易受伤，也要及时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。

访谈

孙海鹏(《雄狮少年》导演)：加入类似黄飞鸿电影的打斗场面



羊城晚报：醒狮一直在发展中传承。在电影里，如何表现醒狮的当下和历史？您如何看待一些批评声音？

孙海鹏：电影里的醒狮比赛桥段经过一定的艺术处理。早期我们研究过怎样去表现高桩醒狮，也看了不少比赛。但如果忠实还原，电影的观赏性会比较弱。最后我们把比赛做得复杂一些，加入类似于黄飞鸿电影的打斗场面，去调动观众的情绪，把最经典的醒狮放到最后，构成影片的高潮。

网上有一些不理性或者偏激看法，肯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，压根也不认可。那是强加的，我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。对于专业性的看法，我们非常重视，一直在搜集。前期也阅读了不少传承和研究的书，不少专家都提了意见。但客观上很难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时间里把所有东西都讲清楚。有些醒狮的传统，我们在影片里表现得不够充分，但也保留了一些元素，希望能给观众留下印象，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更多。

羊城晚报：《雄狮少年》上映后，最大的成就感和遗憾是什么？

孙海鹏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，一开始我们都对影片的票房很有期待，但现在可能还没能达到。最让我开心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醒狮，关注传统文化。电影上映后，我发现现实和网络上传醒狮的视频多了，拍摄上传和播放醒狮生活的视频多了，谈论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声音也多了。这是最有成就感的，超过对票房的担忧，也超过一些“莫须有”罪名带来的压力。

赵伟斌(“赵家狮”第五代传人、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会长)：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

羊城晚报：如何看待醒狮走向年轻化？

赵伟斌：以前狮子头很重，现在的小朋友如果用这种狮头是很累的。为什么不能改进它？很多非遗项目就是在不断地改进，适应不同时代的发展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。当年我们可以看到舞狮在开业和节日庆典中出现，很多都是在地面上进行的高空表演，踩高桩爬高杆，观赏性也更强了。

赵伟斌：技术的发展为醒狮带来了什么？
赵伟斌：现在的孩子，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，看到别人舞狮好看，他们就下载下来，学习人家是怎么舞的。以前可能不知道世界这么大，还有那么多高人。现在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收集到，加以学习和借鉴，不断地改进提升。但是，如果基本功没练好，很容易受伤，也要及时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。

赵伟斌：现在的孩子，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，看到别人舞狮好看，他们就下载下来，学习人家是怎么舞的。以前可能不知道世界这么大，还有那么多高人。现在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收集到，加以学习和借鉴，不断地改进提升。但是，如果基本功没练好，很容易受伤，也要及时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。



赵伟斌(左一)和孙海鹏(中)等在平安大戏院与观众分享电影背后的故事

那些醒狮文化的推手们

老市长黎子流对他说：你可以做得更好

醒狮上一次令人记忆深刻地在影片中出现，还是上世纪90年代演绎黄飞鸿故事的《狮王争霸》。主角通过舞狮，改变了自己，甚至民族的命运。

时年20岁的赵伟斌参与了《狮王争霸》的演出。在此前，他在大学读了工商管理，毕业后进机关工作。可老市长黎子流对他说的话，赵伟斌决意辞职，“弃政从舞”。“你的父辈文化水平不高，都能把醒狮传承得这么好，你是大学生，可以做得更好。”因为这句话，赵伟斌决意辞职，“弃政从舞”。

“非遗是一个活态传承的过程。”在赵伟斌看来，醒狮的传承要有创造性的改变，如观赏性强的跳高桩已经被普及和固定下来。2002年《国际舞龙舞狮竞赛规则及裁判法》公布实施，形成了一套详细的评分体系。自此，醒狮成为一个难度与美感兼具的竞技项目，在桩上盘旋跳跃成为舞狮的最主要技巧。



赵伟斌带着醒狮进校园

醒狮成为一难度与美感兼具的竞技项目，在桩上盘旋跳跃成为舞狮的最主要技巧。

近年来，赵伟斌做了更多尝试。比如，把醒狮喜庆的元素提炼出来，做成胸针、首饰、儿童积木等文创产品；针对醒狮进校园，赵伟斌推出了醒狮操，以课间操的形式，走进孩子的日常生活；在海外介绍醒狮时，他说这是“独角兽”，让外国人“秒懂”，掌声不断。他在意大利收了60多名弟子，当这些外国人在唐人街舞起狮，他们自豪地说：醒狮来自中国，来自广州。

道具和技艺的发展表明，醒狮是传统的，也是开放的。看完《雄狮少年》，彭伟文问师傅徐嘉莉：“你听说过舞狮有擎天柱吗？”徐嘉莉回复：“我只知道变形金刚有擎天柱。”面对变化，一些醒狮传人对此表现出开放的心态：说不定电影里为剧情而作的设定，也会被当下或是未来的醒狮人吸纳，从而成为“新的传统”。

醒狮不能改变人生，但能改变人

“擎天柱”就是电影中为剧情而作的艺术设定，现实中并不存在。那是一根无法越过的高桩，寄喻山外有山。而无论在电影剧情里，还是现实中，最难越过的是生活。

“当他放下了狮头那一刻，又是一个普通人。”赵伟斌说的，是前辈、同行、学生，也是他自己。如今，赵伟斌需要面对不少事务性工作：从校园推广、商演行程，到宣传策略、文创开发等等。尤其在岁末年初，每天在结束三四场活动后，赵伟斌都要回到办公室加班写材料、写总结到深夜是他的日常。

徐嘉莉长期在广州和周边地区做非遗记录、推广工作。“除非像赵会长那样，有固定的机构专门做醒狮传承。否则醒狮难以成为主业。”徐嘉莉说，当下不少非遗热衷于走进校园，尤其在“双减”背景下，醒狮也不例外。但没有前(钱)途，是不少人对醒狮的印象。这也成为醒狮进校园，甚至传承的尴尬之处。

醒狮成为网红，和三代传承醒狮的陈耀雄没有什么关系。当下最让他发愁的是，他所在的白云区长流村，很可能因为经费不足，连新年的醒狮迎春活动都组织不起来。过去，陈耀雄有多个师弟，随着年龄渐长，同门都去了打工，只有他坚持组织舞队。因为他的稳定收入来自自收自支。

陈耀雄长年任村小学当醒狮教练，要将不少时间精力花在说服家长上。很多家长顾虑重重，担心玩醒狮会耽误孩子学习，也有家长认为，调皮的孩子才会去玩醒狮。在赵伟斌尝试带着醒狮进校园的初期，他首选重点中小学，甚至到

大学推广醒狮，试图借此打破偏见。

陈耀雄时常省思，年轻人对醒狮坚持不下去，可能是因为醒狮吸引力不够。年轻人说学业忙工作忙，也许都是借口。在他看来，醒狮在大部分年轻人身上的传统只是有无问题，只需要哪怕一个月里抽出一个小时玩玩就够。但有这么点闲暇，年轻人可能更愿意玩手机。

但陈耀雄也看到，对于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，通过参加醒狮比赛，和同龄人同心合力取得成绩，能给他们带来一份来自学业之外的成就感和自尊心。而赵伟斌相信，除了强健体魄，醒狮更能提振个人的精气神。

孙海鹏所接触到的“雄狮少年”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。他们没有太多想法，即便去参加比赛获取名次，都不以为生，遑论改变命运。“大部分孩子在舞队待上几年后，还是会去社会上找一份差事，就像电影中的咸鱼强一样，过年过节才出来一展身手。”这些年轻人努力生活，踏实从容地走自己的路，构成了电影角色的精神面貌。孙海鹏说：“醒狮不能改变人生，但能改变人。”

醒狮是他们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票。”彭伟文的研究表明，醒狮曾经让沙坑村的村民走出农村的土地，从而发现另一种精神乃至人生的可能。正如革命时代里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前贤们，举起狮头，踏着鼓点，向人生中看不见的“擎天柱”奋身一跃。



自序

□李树政

《无不忘斋文史杂录》，此“余”者，剩余也。用文绉绉的说法，即“绪余”；通俗些，或称之为“杂碎”，颇生动。恰似利用“杂碎”烹饪，欲成可口的肴饕，多少费点个人心思，哪怕不上不了饕餮。我选取了一些“杂碎”撰而成文，文稿也属于“杂碎”，于是，姑且算作文史方面的随笔。本书辑录文史随笔五十篇，分为五部分：帝王篇、文翰篇、吏政篇、兵家篇、杂谈篇。

自退休后，我赋闲在家，尽管年过花甲，却正儿八经读一点史书。看来，人有一把年纪，再来读史，往往比年少时读，心里来得通达许多，有时甚至有神清思远的感悟。因此，一边开卷，一边摘录，不经意间，几年工夫竟积累了一些卡片资料。大约从2011年秋开始，我试以文化视角，或捎带受众触点，梳理所抄录的读书资料，结果，断断续续撰写了一些文史方面的文字。部分稿件曾先后刊发于《羊城晚报》《新快报》，辑入本书时，文字有增删。

撰写文史随笔，窃以为需避“戏说”之嫌。尊重历史，依循史实，作而有叙。然而，做到言必有据，又难免困于“文抄公”之虞。

其实，“不佞之抄”亦见个人功力。从广涉海中，去伪存真，去芜存菁，着意掬一勺以供众人品味共享，那么，“抄书”也尽可惬意。当书稿即将完成之际，我脑海里不觉涌现一些字句，吟成七绝一首，兹录于下：
昔年读史喜抄书，脉望疑生半似愚；
千古时空闲对话，绪余偶拾墨新濡。
本书引录的文史资料，以纪传体《史记》至《明史》二十四史，和《新元史》《清史稿》等正史，以及编年体《春秋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和国别体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等为主；而且采用不少笔记小说，并兼取部分典籍、诗词、书札等相关文字材料。注重史料翔实，并通过列举、比较、会通等方法，致力于对其共性阐发议论，寻求其中的历史现象、人物、事件的特征。文字则务求简洁、轻快、易懂。

在撰稿过程中，为了查证引录的资料，我屡屡求助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方文真女士，借阅馆藏的相关书籍。其间，得到该馆借阅部主任黄小华、保存本管理员钱红等老师的无私帮助。几年来，在她们的大力支持下，我涉猎史料的范围不断拓宽，随笔文稿的内容不断充实。试想一下，倘若手中无书，又何来“读”、何来“抄”呢？这个忙帮得可谓大了，对此我衷心再三致谢！
此外，部分稿件曾在《羊城晚报》“文史小语”版刊发时，篇前撰有简短的“导读”。现集结成书之际，仍延请时任专责责任编辑何晓华，为该书撰写各篇篇前“导读”。谨此说明。